

1 大 眾 識 興

中國經濟問題

著夫也夫塔斯阿 · G

譯 平 黎

大 眾 書 衣

大眾識崇
1

中國經濟問題

G·阿斯塔夫也夫著
黎平譯

大眾譯叢
中國經濟問題

書號 SA 0201

32K. 56P. (稅・社員)

(在上海印製・大眾)

大眾書店 出版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甲二〇一號

天津店：一區羅斯福路二五七號

上海店：(13) 延安東路三號

福州分店：中正路二八六號

有版權。不准翻印

初版：一九五〇年六月

(1—4000)



- | | | | |
|-------|---------|-----------------|-----|
| 秦 | 巴歇爾茲尼克著 | 蘇聯的集體合同 | 一書 |
| 列昂節夫 | 譯著 | 社會主義經濟學概要 | 二〇〇 |
| 彭仲文 | 譯著 | 蘇聯怎樣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 | 二〇〇 |
| 巴杜林斯基 | 譯著 | 論工業流動資金 | 二〇〇 |
| 彭健爾 | 譯著 | 蘇聯的國民收入 | 二〇〇 |
| 彼得洛夫 | 譯著 | 按勞分配——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 | 二〇〇 |
| 李雅賀 | 譯著 | 美國無產階級的現狀 | 二〇〇 |
| 彭健華 | 譯著 | 關於農業勞動改變為工業勞動問題 | 二〇〇 |
| 庫洛巴特金 | 譯著 | 蘇聯勞動糾紛之解決 | 二〇〇 |
| 施維澤爾 | 譯著 | 密秋林的生物進化觀 | 二〇〇 |
| 岑維熙 | 譯著 | | |
| 斯妥狄斯基 | 譯著 | | |

大書店出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魯賓斯坦著 | 秦錫欽科著 | 契仲文著 | 彭仲文著 | 伏茲涅辛斯基著 | 彭仲文著 | 李錫文著 | 方耶·錫叔爾著 | 沙史可夫著 | 彭仲文著 | 梅里尼可夫著 | 力爾拉莫夫著 | 哈爾拉莫夫著 | 方里尼卡伊契斯著 | 吉里尼卡伊契斯著 | 謝加爾著 | 岑熙爾著 |
| 三十年來的蘇聯外交 | 馬列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 | 蘇聯戰後五年計劃中之水力建設 | 蘇聯戰後五年計劃中之鐵路運輸的改造途徑 | 飛躍中的蘇聯 | 蘇聯內河航運之建設 | 魯爾問題與美國在歐洲的壟斷政策 | 戰後建設時期的共青團 | 旱災及其防治 |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與馬歇爾計劃 | | | | | | | |
| 一〇 | 二〇 | 一〇 | 二〇 | 六〇 | 二〇 | 一〇 | 二〇 | 一〇 | 二〇 | 二〇 | 二〇 | 二〇 | 二〇 | 二〇 | 二〇 | 二〇 |

版出店書眾大

一九四九年底，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打垮了國民黨軍隊。雖然爲了解放中國島嶼和西藏，戰鬥仍然繼續着，但是中國人民已經贏得了着手從事和平建設工作的機會——差不多三十年來不斷戰爭後的第一次。經濟復員和重建是今天鞏固偉大勝利的主要的和決定的因素。

在這方面，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任務，的確艱鉅。在範圍和複雜上，並不亞於剛完成的任務——軍事上擊敗蔣介石反動統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寫道：

「……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爲了衡量中國人民將來必須完成的經濟工作的龐大性，以及他們必須克服的困難，

我們必須回憶一下中國在解放以前是怎樣的情形。我們必須記着中國疆土是如何的廣袤、中國人口是如何的衆多，並須計及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她的經濟結構、帝國主義統治的餘毒、以及多年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假使我們對於中國人民的勝利，把中國從使其後退并阻礙其發展的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者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勝利，要實際地具體地理解其偉大的意義，則必須計及這一切因素。

中國人口四萬七千五百萬——世界上最多的——領土僅次於蘇聯——約一千萬平方公里。和資本主義歐洲的全體比起來，中國的領土要大六百萬平方公里，人口約多二萬萬。

在如此廣大的國家，存在着不同的自然的和社會的情況，這是可以想像的。中國的本部位於東部，有肥沃的低地，有黃河長江二大流域，構成了中國的大部份。它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中國地理上的對照在下列各地區可以明顯的看出來：西藏，有不毛的沙漠和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在海面水平以上四千公尺；內蒙古，有廣闊的半沙漠草原；東北，爲中國的最北部，有廣大的森林地帶，邊境有峻嶺，中部有肥沃的流域。

中國的廣大領土包含着建設高度生產力的農業和強大的工業所必需的一切條件。華東的肥饒平原和流域，冬天不太冷，氣候潮濕，農民在一年之中可以收穫二三次豐富的作物；在南方，甚至可以收四季。在這些地方，不但可以生長麥子稻子和水菓，並且還

可以生長許多有價值的技術作物。富有牧場的山地和半沙漠區域可供畜牧以無限的機會。中國有人所共知的豐富的礦藏——煤、鐵、油、混合礦和稀有金屬。一個很粗略的調查顯示着中國的煤藏量，總額約有二千五百億噸。

這個具有豐富天然財富的國家，居住着具有最古老文化的勤勞人民。漢人是主要的民族，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們是有技巧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是古代最完善的灌溉制度的建造者。高度的文化——文字、文學和藝術——幾千年來使中國在東亞各民族間居於領導的地位。

比較不利的自然環境和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遲緩了中國其他諸民族（蒙古、西藏、東干、維吾爾）的文化與工藝的發展。但他們也是有技巧的畜牧者和農民。

經濟的和社會的條件在各主要區域之間差別甚大。東北華北和華東沿海各省有較發達的工業，現代的交通和集中於產業中心的大量無產階級。他方面，內地和南方各省只有工業的雛型。牠們是半自然經濟的落後的農業區域。在這些地方，多年來，地主們是至高的統治者，他們利用半封建的，且常常是十足封建的法律和習慣來剝削農民。現代工業只當抗日戰爭時期才出現在這裏，並且僅僅在幾個較大的城市（重慶、成都、昆明），與鄰近區域的經濟生活很少接觸。這裏，城市手工業和常常與農業分不開的農民家庭工業供給大部份的消費物品。

西部的青海、新疆和西藏是經濟上最不發達的省份。實際上盛行着自然的游牧經濟。這裏不但封建關係、並且氏族關係的殘餘仍然存在。一切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直至最近都是集中於豪紳或僧侶手裏。例如今天西藏是由以達賴「活佛」爲首的神權集團統治着。

中國雖然有豐富的天然富源和特別有利的自然條件，但整個說來，中國的生產力的發展還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

此種落後性是由於幾百年來存在於中國的若干條件：長時期的封建地主的統治和近代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歐洲列強和美國於十九世紀開展的殖民地擴張，使中國隸屬於帝國主義者和外國資本，並延長了半封建關係。

因爲外國資本侵入中國，而中國便依存於世界市場，貿易發達了，資本主義的因素發生了。可是這並沒有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外國列強的目的是剝削中國，並使中國變爲他們的農業附庸國。而且經過戰爭和不平等條約，他們給中國套上典型的半殖民地制度。他們建立的這個制度容許外國貨物自由入口，使外國資本對於中國的工業、運輸、金融和對外貿易獲得控制，同時又阻止中國人民發展他們自己的國民經濟。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日戰爭爆發的一年，外國利益控制了中國一切資本投資的百分之七十四。

爲說明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壓迫，斯大林於一九二七年曾指出說：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權力在於下列的事實，即他佔有着工廠、作坊、礦山、鐵路、航業、銀行、商業、這一切吸吮着千百萬中國工農的血。」

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對中國經濟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如下：

工業不發達 帝國主義者使中國担任農業附庸國的任務，遲緩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在抗日戰爭以前，工業僅佔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二〇・七，而農業佔百分之六十五，依照別的估計，甚至佔百分之七十七。

機器工業的比重很低 中國機器工業約始於一百年以前，但它所佔的比重非常之低，僅佔工業出產總量的百分之十。甚至最發達的紡織工業（與入口合計）僅佔全國棉織品需要量的百分之二五。其餘百分之七十五，是由小手工業和農民家庭工業製造的，老百姓所需要的其他貨物，大部份也是由他們供給的。

生產工具的生產之缺乏與輕工業的佔優勢 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使中國實際上被剝奪了重工業。這是製造生產工具的工業，而爲任何國家經濟獨立的基礎。主要的工業是食物加工，戰前生產佔工業出產總量的百分之四九，紡織業佔百分之二九。戰前只有二百七十九家工廠從事於生產工具的生產。其資本總額爲中國幣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不及工業資本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一。

中國工業技術落後

中國工業的技術設備原始到極頂。上海爲中國工業最發達的中心地，其每廠機械力的平均量僅爲一百馬力，或每一工人不足半匹馬力。甚至設備較好的外國人辦的工廠，平均亦不過在一千五百馬力與二千馬力之間，或每一工人不足一匹馬力。

資本與生產不夠集中

在外國人辦的工廠裏，資本與生產的集中比較高。這些工廠在若干場合有基本資本數百萬元，僱傭幾千工人。但民族工業主要限於小型工廠。據一九三三—三四年的統計，一千家上海工廠的資本總額爲一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僱傭工人數目爲二十萬左右。平均每廠資本一五六、〇〇〇元，工人二百人。但大多數的工廠，其資本在一萬元至五萬元之間，僅僱傭二三十個工人。就中國全部而言（東北除外）集中的水平更低。平均每廠不到一百個工人，若以更小的工廠計算在內，則每廠僅有六人。

生產力分佈不平衡

工業、商業、銀行業及運輸業只在少數省份發達，環繞着較大的城市——上海、青島、天津、廣州和漢口——充作外國資本的中心。六省——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湖北和廣東——合起來的土地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十，人口佔全國百分之三六·三，棉紡織業百分之九三，絲織業百分之九三，乳酪業百分之八六，電力百分之八八，礦業百分之五五，鐵路全程的百分之五三，國內貿易百分之八四，國外貿易百

分之九三。戰前中國內地各省僅有現代製造廠二百七十九個。

沿海城市距離原料和市場甚遠，工業原料與食糧依賴於外國進口。上海天津青島都輸入大量的棉花、煙草、燃料、金屬、小麥、米，雖然中國自己都出產這些東西。同時，內地有許多重要的原料，實際上並未取用，這些省份的農產品找不到市場。

中國對外國的依賴 中國工業在設備和技術人材方面完全依靠帝國主義列強。外國獨佔者不僅將自己的條件加於中國，並簡直拒絕供應必需的設備和技術人材，其明顯的目的便是阻止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起。

關於外國資本統治的結果，這絕對不是完全的敘述。但它表示着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中國工業落後的主要原因。它表示着留給新民主中國的是何種遺產。

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對於中國經濟的主要部份的農業的損害並不比較少。

中國主要是農業國家。儘管外國資本摧毀了中國農業的半自給自足的特性，並把農民轉變為市場生產者，但中國繼續受着保有土地和政治權力的封建地主的鎖枷。外國資本利用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作為代理人來剝削農民。因此，以前通過租佃關係來剝削農民的封建方法不但保留着，並且加強了，地主們企圖不僅榨取他們自己需要的東西，還榨取為拿到市場上出賣的東西。

地主剝削的加強和農產品轉變為市場商品，大大地加速了農村貧窮和階級分化的過

程。很多農家失去了土地，這些土地變爲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或政府官僚的財產。同時，那裏出現了不少的富農階層。農民移入城市並不能逃避貧窮，因爲工業發展同樣受了外國資本的阻礙。被奪去了土地的大多數農民不得不留在農村，使早已過剩的農村人口更加膨脹了。

抗日戰爭開始時，中國二十省（東北和熱河除外）五千四百五十八萬一千個農戶中，完全沒有土地者佔百分之三三，不足〇·七公頃者佔百分之二六，僅有一·三公頃者佔百分之一八，不過二公頃者佔百分之九，二公頃以上者僅佔百分之一四。後者一組包括地主和富農，地主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所有土地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富農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所有土地佔百分之一八。

無土地和少土地的農民完全聽地主支配。這是通過租佃關係剝削農民的前資本主義形式進一步擴大的理由。在抗日戰爭以前，所有農戶的百分之五十九以上是向地主和富農租地的，在若干省份，其百分率還要高。地主以各種前資本主義形式來徵收地租——徭役、物租、錢租——因此農民所有農產物中有極大部份歸地主所有。物租佔着優勢，農民要以其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七十交付地租。在地主供給農具的地方，佃農必須支付「勞動租」，因此所付的地租要佔其收穫物的百分之九十。徭役則更爲苛刻，因爲農民簡直變成農奴了。

戰前每年平均如此支付的地租等於地價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有時多至百分之二十。換言之，地主每五年收回其全部地價。

這種租佃契約制度輔以其他剝削農民的方法：各種各樣的徵收（砍柴、挑水、管家畜、或在地主田場工作），年利大至百分之三百至四百的高利貸、穀物投機以及其他。斯大林同志曾反復指出，對農民的半封建剝削和封建主義的殘餘是中國的基本壓迫形態。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斯大林說：

「假使在許多省份裏，農民所得的百分之七十屬於地主和士紳，假使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地主不但是經濟上的，並且是行政上的和司法上的當權者，假使今天若干省份還繼續着買賣婦女兒童的中世紀行爲——則必須承認封建殘餘是中國各省壓迫的主要形態。」

在佔優勢的殖民地壓迫之下，剝削農民不但是最有利的，並且實際上是使用商業資本的唯一領域。不發展工商業而移其注意力於土地，以至資本不但固定化，並且變為虛構的資本。這是阻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附加因素。

斯大林同志注意了中國農村裏商業資本和地主統治的這種特殊結合，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與中山大學學生談話時曾經指出：

「……原始積累時期的典型的商業資本在中國農村裏和封建領主的統治及地主的統治特殊地結合起來，從後者學來了剝削和壓榨農民的中世紀方法。」

對於農民的剝削由於國民黨政府機構徵收苛捐雜稅而加深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封建主義的殘餘促成農業的衰退，同時又因軍閥們和以後的國民黨官僚們中飽了從人民征集而來的水利設備修建經費，灌溉制度爲之破壞，農業益加惡化。再加世界農業恐慌的後果，中國農業的許多傳統部門遭受災難，種茶和養蠶尤爲顯著。最後的但不是最小的原因是三十年的戰爭經常地摧毀了民族生產力。

農業衰落的最突出的表現是年復一年的加害於中國農村的災難——水災與旱災。結果作物歉收和大規模的饑荒。現有的數字表示着自一九〇四至一九二九的二十五年之間，有十六次歉收，即每三年有兩年歉收，平均損失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過去三十年來常常發生的饑荒犧牲了千百萬人，下列數字表示戰前受饑荒的人數：一九二七—九百萬人；一九二八—三千七百萬；一九二九—五千四百萬人。以後數年的數字還要更大，因爲那時中國陷入一九二九—三三年世界恐慌的深淵。

解放前中國農村人口三萬八千萬，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階級構成如下：僱農和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中農——百分之二十（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富農——百分之六（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和地主——百分之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這些平均數字在中國各部差異很大。地主和富農佔比例最大者爲華南華中及四川。

這些省份精耕的農業（一年收穫三季到四季）使地主們可以剝削農民達到比北方更大的程度。

上面引用的數字表示着，雖然中國半封建的和其他的剝削階級與階層相對地並不甚大，但是把中國廣大人口計算起來，他們的絕對數字是很大的，單農村方面總計即有四千萬。

過去一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引起了新的階級的出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與原來存在的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並立。由於城市的生長，出現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二十世紀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這些階級之中，只有產業無產階級堅決地走向公共生活的前哨。中國無產階級集中於少數產業中心外國人辦的幾個大工廠裏，受着殘酷的殖民地剝削，從最初尋求改善生活的嘗試中，懂得了必須參加反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鬥爭。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於覺醒中國無產階級起了巨大的作用。它給中國工人指示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並以無敵的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了他們。中國無產階級組成了巨大的階級的職工會，發展了反對外國僱主的罷工鬥爭。一九二一年進步的工人和知識份子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後來成為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領導者。關於中國無產階級的人數沒有精確的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產業工人的數

字，粗略估計爲三百萬至四百萬。但工人階級在中國經濟政治生活上的作用，不能以其數字力量來決定，而是由其組織、團結與活動，由其對於階級的和民族的利益的理解，同時也是由其對於人口中佔大部份的其他階級和勞動人民所起的領導作用與組織作用來決定的。

中國有許多從事於農村或城市手工業的小生產者。其中有許多人或多或少地依賴於商業資本，而逐漸變爲家庭僱傭的工資勞動者。據很粗略的估計，其人數約計一千二百萬。此外又有大批苦力，主要是從事運輸的勞動者（碼頭工人、船舶工人、黃包車夫等等），約計有三千萬人。

據估計，城市人口有九千五百萬。產業工人手工業者和苦力合計佔半數以上。其餘爲資產階級、文武官吏、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住在城市裏的地主、教士、商人、家庭僕役及階級不明的份子。

中國資產階級的成份是不一致的。它包括商人、與地主密切聯繫的高利貸者，和外國資本勾結的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工商資產階級，後者主要是與民族工商業聯繫的中小資產階級。工商資產階級的發展被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封建殘餘阻滯了。此所以有時被稱爲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某一階段和某一時期，爲了企圖利用它來謀自己的利益，可能起有限度的作用。